

# 漫谈 “十净九裘”

## ● 金胜军

当今的京剧舞台上，但凡铜锤花脸大都宗法裘盛戎先生，正所谓“十净九裘”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裘先生的艺术影响之大，传播之广。但另一方面，由此又产生了一个严峻的问题，那就是京剧舞台上花脸流派单一与剧目单一的问题。

按翁偶虹先生的划分，唱功花脸闻于世者为“四山”（何桂山、穆凤山、郎德山、金秀山），“四刘”（刘永春、刘春峰、刘鸿升、刘永奎），“李裘那董”（李长胜、裘桂仙、那绍先、董俊峰），“金郝王马”（金少山、郝寿臣、王连浦、马连昆），“三奎一裘”（王泉奎、娄振奎、赵文奎、裘盛戎）共二十位。他们技艺全面，能戏颇多，分布在我国的南北东西各地，在当时的梨园中各领风骚，以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一代代观众。笔者认为，刘永春、金少山等黄钟大吕般的风格未见有广泛的流传，是因为后来者噪音条件无法望前人之项背，难以实大声洪的气势赢人。而郝寿臣的噪音并不甚佳，却能以身架弥补自身的不足，其自创一派“架子花”在中国戏曲行当中独树一帜，亦赢得了极高的声誉。但传人中，对其艺事均理解得不太深，只限于形似，难以融神。只有袁世海大师一人，在继承中又有发展，成为京剧花脸中与裘派并列的一大流派。实乃郝老之大幸。而裘先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花脸演员，演的人物大多是性格豪爽、粗犷、或忠肝义胆、或刚正不阿、或义薄云天、或善恶分明。裘先生既扮演过黑脸的包公，又扮演过红脸的马武，也扮演过白脸的严嵩等花脸行当的各类人物。黑脸忠、红脸义、白脸奸，性格十分鲜明生动，这是中国戏曲人物定型化、类型化的典型。所有各类人物裘先生演来均得心应手，不愧是京剧花脸行当的集大成者。吴小如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：“盛戎先生实不易学。学盛戎先生成就最大者，无过方荣翔，但方荣翔不能演架子花，更不能动有武功的戏，即使是论唱功，恐怕也比盛戎先生差一大截。盛戎先生离开我们已三十年，对盛戎先生的艺术成就究竟分析、研究、总结

了多少东西，令人值得怀疑。”裘先生是一位全才的演员，“裘派”艺术也是集前人之大成的一门综合的表演艺术体系。裘先生不仅擅演如《探阴山》中的包拯、《将相和》中的廉颇等以唱功为主的角色，而且能演《法门寺》中的刘谨、《取洛阳》中的马武、《黄金台》中的伊立、《花田错》中的鲁智深、《打严嵩》中的严嵩、《四进士》中的顾读等。此外，他还陪朱家煜先生打过把子，能打《赵家楼通》中的王通和、《拿高登》中的徐士英，还与刘宗扬合作，演过《落马湖》中的李佩。（以上诸剧目均见于吴小如先生的近作《“盛”“世”观光纪》）。这也说明了裘先生是位集花脸行当大成的全才的演员。

唱功花脸所扮演的人物中以包拯最具特色，京剧剧目中有关包拯的戏裘先生几乎都演过，为广大观众所熟悉的如《探阴山》、《遇皇后》、《铡美案》等。裘先生形神兼备的表演、刚柔相济的演唱、张弛有度的形体动作，塑造了一位大义凛然、刚正不阿、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包拯这一闪光的艺术形象。剧中有些唱段至今听起来仍然脍炙人口，痛快淋漓，给人民群众以极大的振奋，人们已把裘先生看成了包拯的化身，裘先生塑造的包拯形象达到了空前也可能绝后的高度，从而成为了京剧唱功花脸发展史上的里程碑。裘先生的演唱不是只靠漂亮的声音和唱腔来取胜的，主要的是他唱出了人物，唱出了人物的性格，特点，使剧中人成为了形神兼备的符合中国戏曲写意的表演方法，介于具象性和抽象性之间的人物。也就是说裘先生不是按照生活的面貌来塑造人物，而是按心灵的面貌来塑造人物。裘先生的演唱能紧紧揪住人们的心灵，饱含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量，既有朴素的生活化，又有鲜明的感染力，唱得精彩，听得过瘾，所以裘先生戏里塑造的人物，总能让人们的心灵颤动。正因为裘派的无穷魅力，所以，净行的演员大多宗裘派就是必然的了。

正因为如此，“裘派”艺术对于演员的功架基础、武功基础都是有很高的要求的，而不是只会唱一唱便为“裘派”了。学习裘先生确实不易，要想学得好、学得像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：首先要有一副好嗓子，要适合铜锤花脸的演唱；第二，要认真揣摩裘先生的艺术精髓，不能只学表面皮毛；第三，要从小练功，打下扎实的基础；还有一点很重要，那就是必须要有裘先生对艺术的执着精神，要多听多看裘先生的作品，勇于实践。演员的表演技术训练十分重要，表演是苛求的艺术，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训练，演员就会半途而废。相信只要演员认真刻苦，精益求精，还是能够学好裘派的。但愿裘派艺术后继有人，发扬光大，魅力永存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